



六角丛书
LIUJIAO CONGSH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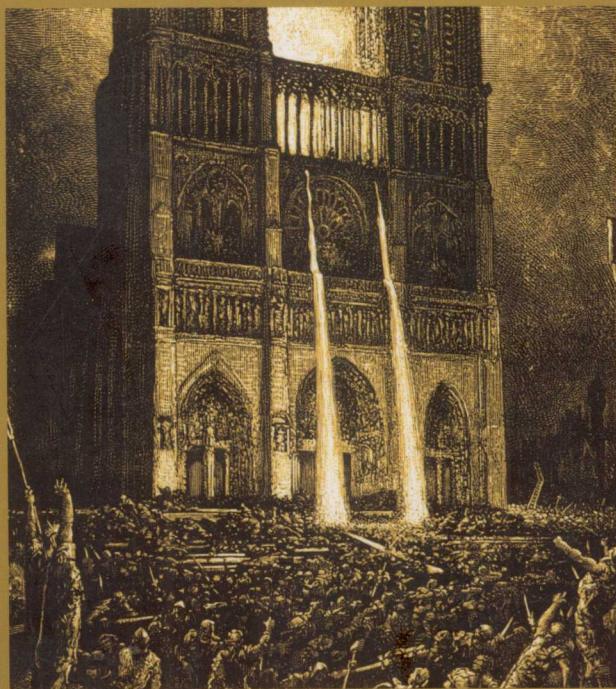
易中天教授特别推荐

中外名著榜中榜（第二辑）

NOTRE-DAME DE PARIS

巴黎圣母院

[法] 雨果 / 著 李玉民 / 译



• PRICE •
本册仅售
¥ 8.00
六角丛书
• LIUJIAO 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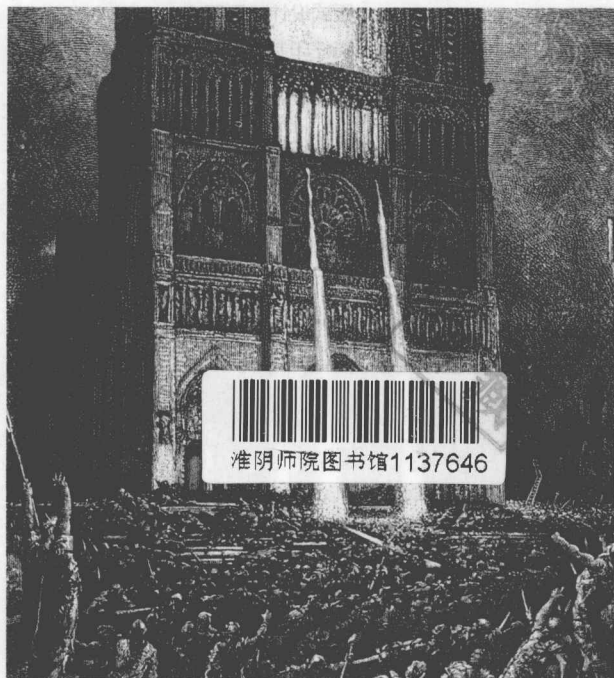
光明日报出版社

1137646

NOTRE-DAME DE PARIS

巴黎圣母院

[法] 雨果 / 著 李玉民 / 译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 / (法) 雨果 (Hugo, V.) 著; 李玉民译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7.7

(中外名著榜中榜·第2辑)

ISBN 978-7-80206-478-2

I. 巴… II. ①雨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97458号

中外名著榜中榜(第二辑)

巴黎圣母院

原著: [法] 雨果

译者: 李玉民

责任编辑: 温梦

策划: 杨奎

封面设计: 王东

版式设计: 王东

责任校对: 徐为正

责任印制: 胡骑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话: 010-67078234(咨询), 67078235(邮购)

传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33, 67078255

网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c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印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: 720 × 1010mm 1/16

字数: 1995千字

印张: 151.5

版次: 2007年7月第1版

印次: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06-478-2

总定价: 90.00元(全10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,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。

推荐序

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《中外名著榜中榜》的书目寄给了我。看到这些书目，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，让我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。

1959年，我读完小学，考上初中。这在今日，实属平常，但在当时，还真算回事儿。家里人认为，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。身份变了，待遇也随之改变。印象深刻的有三条：一是有了早餐费，可以到街上“自主择食”（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）；二是可以使用钢笔（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）；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（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）。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了：在开学前的暑假中，我一口气读了许多“大人书”。

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。当时，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，借书有“近水楼台”之便，每天下班，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，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，看完再让母亲去借。读些什么，早已记不清了，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，半懂不懂，囫圇吞枣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，竟是儒勒·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记》、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神秘岛》。如果还有什么，那就是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了。这些书，肯定读了不止一遍，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，念念不忘。

当然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。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，也是《伊索寓言》、《格林童话》、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列佛游记》等等。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（探案或探险）性质的书呢？我想，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。初中，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。中外名著的作用，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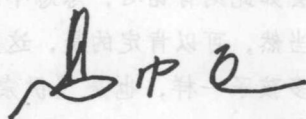
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，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。这个时期，读到什么并不重要，读懂多少也不重要，重要的：是读，是想读，是读个没完。

有了这份好奇心，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；而有了这份冲动，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。进入高中以后，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。比如莎士比亚的《哈姆莱特》和维克多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，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。至于中国文学名著，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。我很晚才读《红楼梦》（这与时代有关），但我认为：《红楼梦》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。

说这些话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；提到的那些书，也未必人人必读，不过举例说明而已。

读书是一件“谋心”的事。归根结底，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，心智得到开启，精神得到寄托，情操得到陶冶。因此，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，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。也因此，我不主张什么“青年必读书”。在我看来，书只有“可读”，没有“必读”（做研究除外），所以只能“推荐”，不能“要求”。我作此推荐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套丛书所选，大多都值得推荐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，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，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。这可真是功德无量！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虽然家境尚好，却也买不起许多书。每次逛书店，往往乘兴而去，惆怅而归。我们知道，名著，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，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。名著，也不该束之高阁，让人仰望，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。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“平民化”，让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能够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我想，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！



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

译本序

巴黎圣母院名气这么大，一半功劳应当归于维克多·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。雨果偏爱宏伟和壮丽，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，两者自然一拍即合。雨果一开始酝酿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，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，倾注他对圣母院深厚的爱慕之情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和《悲惨世界》这两部杰作，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；但是，《悲惨世界》的创作拖了三十余年，而《巴黎圣母院》的创作，虽遭逢七月革命，小有波折（研究材料和全部笔记散失了），雨果却一气呵成，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。1831年，《巴黎圣母院》一出版，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，再也分不开了。

有了这部小说，巴黎圣母院在市中心岛上亭亭玉立，仪态万方，不仅多了几分风采，还增添了一颗灵魂。

笔者仅在法国就参观过几十座大教堂，各具各的风采，有的还要高大宏伟，还要美观华丽，但总是当做宗教建筑艺术来欣赏；然而，唯独见到巴黎圣母院，哪怕只是从它的广场走过，哪怕远远望见它的姿影，笔者也会怦然心动，有种异样的感觉，脑海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：身穿白衣裙的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达，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，敲钟人卡西莫多则远远望着这美好的一对；还有一副目光追随着姑娘，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，淫荡而凶狠，而密修室里正坐着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；教堂门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，那骑卫队长弗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，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小姐致敬。继而，

广场上出现一片火把，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斯梅拉达，开始攻打圣母院；可是，卡西莫多却挺身而出保卫吉卜赛姑娘，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，还将熔化了了的铅水倾泻下来；在熊熊的火光中，石雕的恶兽魔怪似乎都活了，纷纷助战……

以这大教堂为中心，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就好像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字“命运”，将所有这些人物扭结在一起，就好像圣母院有了灵魂，有了生命，以天神巨人的身躯，投入世间这场大混战。15世纪巴黎的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画面，经由雨果的天才想象和创作，从湮没的久远年代，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。雨果早在21岁就说过：“在瓦尔特·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，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。这种小说既是戏剧，又是史诗；既风景如画，又诗意盎然；既是现实主义的，又是理想主义的；既逼真，又壮丽；它把瓦尔特·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。”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，恰好是他几年之后创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注脚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，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。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，描绘的一个个人物都是那么独特，具有15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。书中的一切可以用“奇异”两个字来概括。选举丑大王的狂欢节，奇迹官丐帮的夜生活，落魄诗人甘果瓦的摔罐成亲，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，敲钟人飞身救美女，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，卡西莫多的复仇和成亲，这些场面虽然不像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，但是同样奇异，有的同样惊心动魄，甚至催人泪下。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：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斯梅拉达、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而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、人面兽心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、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、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，等等，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是奇异的，但是又像史诗中的人物，比真人实事更鲜明，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。

不过，书中最奇异的人物，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。她既衰老又年轻，既突兀又神秘；她是卡西莫多的摇篮和母亲，又是弗罗洛策划

阴谋的巢穴；她是爱斯梅拉达的避难所，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；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，又是蹂躏万众的命运の宫殿。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，总和芸芸众生息息相关……

还有一点奇异之处：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，许多人都是慕小说之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の，这是物以文传の绝好例证。

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，卡西莫多似乎又回到钟楼，巴黎圣母院の钟声格外哀婉，同民众の“雨果万岁”の呼声汇成奇妙の哀乐。一声声の钟鸣，所表达の何止是沉痛，还隐隐含有遗憾。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の柩车驶向塞纳河南岸，安葬到先贤祠，她心中何尝不在想：“雨果啊雨果，葬在先贤祠，固然是一种殊荣，但是，你在我这里长眠，才真正死得其所！”

李玉民

[目录]

第一卷

- [一] 大堂 / 1
- [二] 彼埃尔·甘果瓦 / 5
- [三] 红衣主教大人 / 8
- [四] 雅克·科坡诺勒老板 / 8
- [五] 卡西莫多 / 9

第二卷

- [一] 从卡里布迪斯旋涡到希拉礁 / 12
- [二] “以吻还击” / 12
- [三] 夜晚街头逐艳的麻烦 / 19
- [四] 摔罐成亲 / 21
- [五] 新婚之夜 / 24

第三卷

- [一] 圣母院 / 28
- [二] 巴黎鸟瞰 / 32

第四卷

- [一] 善人 / 50
- [二] 克洛德·弗罗洛 / 51
- [三] 怪兽群有怪牧人 / 54
- [四] 狗和主人 / 60
- [五] 克洛德·弗罗洛续篇 / 61

第五卷

- [一] 公正看看古代法官 / 63

- [二] 老鼠洞 / 68
- [三] 玉米饼的故事 / 70
- [四] 一滴泪报一滴水 / 79

第六卷

- [一] 山羊泄密的危险 / 83
- [二] 狂教士 / 91
- [三] 临河窗户的用场 / 95

第七卷

- [一] 银币变成枯叶 / 102
- [二] 银币变成枯叶续篇 / 108
- [三] 银币变成枯叶终篇 / 112
- [四] 抛却一切希望 / 113
- [五] 三颗不同的心 / 123

第八卷

- [一] 热昏 / 133
- [二] 驼背独眼又跛脚 / 135
- [三] 失聪 / 137
- [四] 陶土瓶和水晶瓶 / 140
- [五] 红门钥匙 / 147
- [六] 红门钥匙续篇 / 148

第九卷

- [一] 快乐万岁 / 152
- [二] 坏事的朋友 / 155
- [三] 法王路易的祈祷室 / 166
- [四] 夏多佩驰援 / 168

第十卷

- [一] 小鞋 / 170
- [二] 白衣美人 / 181
- [三] 弗比斯成亲 / 186
- [四] 卡西莫多成亲 / 187

第一卷

〔一〕 大堂

话说距今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，那日巴黎万钟齐鸣，响彻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^①，惊醒了全体市民。

其实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，并不是史册记载的纪念日；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，市民惊动，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
一月六日那天，是约翰·德·特洛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重节庆，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^②。

这一天，照例要在河滩广场燃起篝火，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，在司法官演出圣迹剧。就在前一天，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全城：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，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，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。

一清早，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，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。去看篝火，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，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。

① 老城今称城岛，在塞纳河中，是巴黎城的发祥地，东侧有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官；大学城位于塞纳河左岸即南岸；新城则指塞纳河右岸即北岸巴黎城一部分，中世纪的巴黎三重城垣。

② 主显节，又译显圣节。据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记载，耶稣三次显圣，故天主教称为“三王来朝节”，定为1月6日。狂人节是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日。

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，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，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，因为这正合时令，或者去观圣迹剧，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，那里能遮风避雨。大家仿佛串通一气，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，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，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。

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道路，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，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。

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（须知索瓦尔^①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），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。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，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，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，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，万头攒动。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，冲击着楼房的墙角，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，突进围成如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。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^②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，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，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，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；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，不断向广场注入，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。成千上万人呼喊，调笑，走动，简直甚嚣尘上，沸反盈天。这种喧嚣，这种鼓噪，有时还变本加厉，有增无减。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，折回头来，乱作一团，形成了旋涡。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，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，以便维持秩序。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，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，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，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。

面孔和善的市民，成千上万，密密麻麻，站在门口、窗口，爬上天窗、屋顶，安安静静，老老实实，注视着司法宫，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而且时至今日，巴黎还有许多人，喜欢观望看热闹的人所形成的场面，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。

那座长方形大堂无比宽敞，两端各有用场：一端安放著名的大理

① 亨利·索瓦尔（1623—1676年），法国历史学家，著有《巴黎史》等。

② “哥特式”一词，通常用得完全不恰当，但又完全约定俗成了，我们只好沿用，按照大家理解的那样，用来标示中世纪后半期的建筑风格，其基调为尖拱，是前半期以半圆拱为主的建造风格发展而成的。——作者原注

石案，极长极宽极厚，无与伦比，正如古代土地赋税簿中说的那样，“世上找不出同样那么大块”——这种说法准能让卡冈都亚^①食欲倍增；另一端辟为小教堂，路易十一世命人雕塑他的跪像，放在圣母像前面，他还命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雕像移进来，全然不顾外面一长排历代国王雕像中间，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。显而易见，他认为这两位圣君，作为法兰西国王在上天言事最有分量。小教堂刚建六年，还是崭新的：建筑精美，雕刻奇妙，镂刻也细腻精微，这种整体的曼妙的建筑艺术品格，标示哥特时代在我国进入末期的特征，并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，焕发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仙国幻境般的奇思异想。门楣上方那扇花瓣格子的透亮小圆窗，那么精巧秀丽，宛如饰以花边的星星，尤其堪称精品。

对着正门的大堂中央，靠墙有一个铺了金线织锦的看台，其专用入口，就是那间金碧辉煌的寝室的窗户，特为接待应邀观看圣迹剧的佛兰德特使和其他大人物。

圣迹剧照例要在那张大理石案上演出。为此，一清早就把石案布置妥当，大案面已被司法宫书记们的鞋跟画得满是道道，上边搭了一个相当高的木架笼子，顶板充做舞台，整个大堂的人都看得见，木笼四周围着帷幕，里面充当演员的更衣室。外面赤裸裸竖起一架梯子，连接更衣室和舞台，演员上下场，就登着硬硬的横掌。不管多么出乎意料的人物、多么曲折的故事，也不管多么突变的情节，无不是安排从这架梯子上场的。戏剧艺术和舞台设计的童年，是多么天真而可敬啊！

要等到中午，司法宫的大钟敲十二响，戏才能开场。演一场戏，这当然太晚了；不过，总得迁就一点外国使团的时间啊。

观众熙熙攘攘，一清早就赶来，只好等待。这些赶热闹的老实人，许多人天刚亮就来到司法宫大台阶前，冻得瑟瑟发抖：还有几个人甚至声称，他们在大门洞里守了个通宵，好抢着头一批冲进去。人越聚越多，仿佛水超过界线而外溢，开始漫上墙壁，淹了圆柱，一直涨到柱顶、墙檐和窗台上，涨到这座建筑物的所有突出部位和所有凸起的浮雕

^① 卡冈都亚，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小说《巨人传》中主人公，食量惊人，故听说大块便会食欲倍增。

上。这么多人关在大堂里，一个挨一个，你拥我挤，有的被踩伤，简直透不过气来，一片喧噪怨哀之声，而外国使团迟迟不到，大家等累了，等烦了，觉得苦不堪言，何况这一天可以随意胡闹，可以撒泼耍赖，因此，谁的臂肘捅了一下，谁的打了铁掌的鞋踩了一脚，正好找碴儿争吵打架。抱怨和咒骂响成一片，骂佛兰德人，骂府尹，骂波旁红衣主教，骂司法官典吏，骂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，骂执法的警官，有骂天气冷的，有骂天气热的，有骂天气坏的，还骂巴黎主教，骂丑大王，骂大圆柱，骂雕像，还骂那关闭的大门，骂那敞开的窗户，统统骂了个遍；而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伙伙学生和仆役，听着特别开心，他们还不断挖苦嘲弄，可以说火上浇油，更加激发大家的火气和暴躁情绪。

这时，正午的钟声敲响了。

“哈！……”全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。

看台上依然空空如也。大堂里簇拥这么多人，从一清早就等待三样东西：正午、佛兰德使团和圣迹剧。现在，只有正午准时到来。

这未免太过分了。

又等了一分钟，两分钟，三分钟，五分钟，一刻钟，还是毫无动静。看台上仍然空荡荡的，戏台上仍然静悄悄的。这时，人们的焦躁情绪转为气恼。

“我们要求，圣迹剧马上开场。”磨坊约翰大吼道，“要不然，我们就把大法官当场吊死，算作一出喜剧、一出寓意剧！”

“说得好！”众人又喊道，“先把他的几名警卫吊死吧！”

全场立刻欢呼。

恰巧在这时候，上面描述过的更衣室的帷幔忽然掀开，钻出一个人来。众人一见他出现，就仿佛中了魔法，愤怒顿时化为好奇了。

“肃静！肃静！”

那人神色慌张，浑身发抖，他边走边鞠躬，越靠近前越像跪拜，一直走到大理石案的边沿。

这工夫，场内也渐渐静下来，只有人多场面肃静时总能听见的隐隐的骚动声。

“市民先生们，”那人说道，“市民女士们，我们万分荣幸，要在红衣主教大人面前朗诵，演一出极为精彩的寓意剧，名叫《圣母玛利亚的明断》。天神朱庇特由在下扮演。此刻，红衣主教大人正陪伴奥地利大公派遣的尊贵的使臣，在博岱门听取大学校长先生的演说，故稍有延误。等红衣主教大人法驾一旦莅临，我们就开场。”

〔二〕 彼埃尔·甘果瓦

结果，他的声音淹没在一片雷鸣的嘘声中了。

“打倒朱庇特！打倒波旁红衣主教！”罗班·普斯潘和高踞窗台上的其他学生也大喊大叫。

可怜的朱庇特吓掉了魂儿，愣在那里。

他左右为难：等待吧，他要被民众给吊死，不等待吧，又要被红衣主教给绞死，两边唯见深渊，也就是，唯见绞刑架。

幸好有人挺身而出，给他解围。

原来，此人待在栏杆和大理石案之间的空地里，身子又细又长，完全被他背靠的圆柱遮住，谁也没有看见。他高高的个头儿，干瘦的身材，脸色苍白，一头金发，人还算年轻，尽管额头脸上已经有了皱纹，眼睛炯炯有神，嘴角总带着笑意，身穿的黑哔叽旧袍已经磨光磨破了，这时，他走到大理石案跟前，向那个准备受刑的可怜家伙招了招手，然而，那家伙已经吓昏了头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
新露面的人又朝前跨了一步，说道：“朱庇特！亲爱的朱庇特！”

“是谁叫我？”朱庇特开了口，仿佛从梦中惊醒。

“是我。”黑衣打扮的人答道。

“哦！”朱庇特惊叹一声。

“立刻开演吧！”那人说道，“先满足老百姓，我负责去请大法官息怒，大法官再去请红衣主教先生息怒。”



朱庇特这才缓过气来。

“市民老爷们，”他用足气力，对嘘声不断的观众喊道，“演出马上开始。”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观众高呼。

这工夫，如先贤高乃依^①所说的，那个大显神通“平息了风暴”的陌生人，也谦谦然引退，回到柱子的阴影下；要不是头一排观众中有两位年轻女子，刚才注意他跟米歇尔·吉博纳——朱庇特对话，现在又招呼他，那么他还会像先前那样，靠着柱子一动不动，悄然无声，也不为人所见了。

“先生。”

那位陌生人走到栏杆跟前，殷勤有礼地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们唤我有何贵干？”

“他们要演出的戏，会精彩吗？”一位女子怯生生地问道。

“非常精彩，小姐。”那陌生人毫不迟疑地回答。

接着，他略带几分矜持地补充一句：“二位小姐，在下就是剧作者。名叫彼埃尔·甘果瓦。”

高音低音的乐器，立刻在戏台木架中奏起乐曲；这时帷幕也掀起，走出四个人来，一个个衣着五颜六色，脸上化了粉妆，他们从陡立的梯子爬上戏台，一字排开，面对观众深鞠一躬。这时乐队停止演奏，于是圣迹剧开场了。

作者看见广大观众敛声屏息，自己的思想字字珠玑，从演员的口中朗朗吐出，自然要醺醺欲醉了。令人钦佩的彼埃尔·甘果瓦！

不料，说来实在痛心，这种陶醉状态，很快就被扰乱了。

猛然间，贵宾看台的门打开了——这道门一直关着，本来就不像话，这时打开就更不像话了——门官突如其来地宣告：“波旁红衣主教大人驾到！”

^① 皮埃尔·高乃依（1606—1684年），法国悲剧诗人，古典主义戏剧代表作家，著有悲喜剧《熙德》（1637）、表现宽宏大量的君王的《贺拉斯》（1640）、塑造理想公民典型的《波利厄科特》（1643）等。